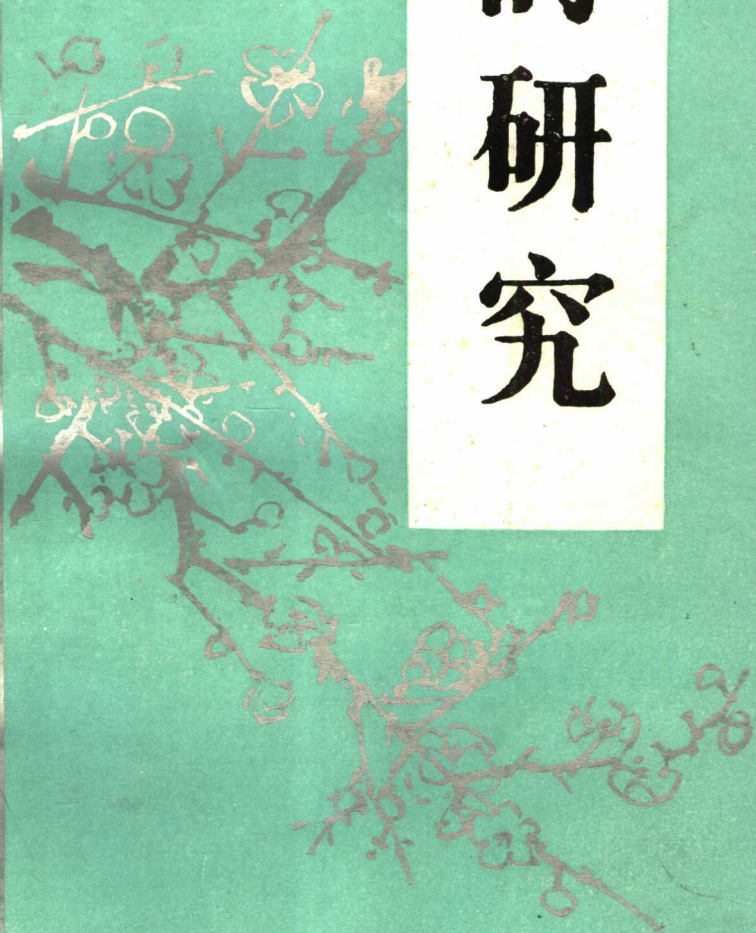


宋代文學研究叢書

宋詩研究

胡雲翼著

巴蜀書社



(川)新登字008號

責任編輯：陳大利

封面設計：梅定開

宋 詩 研 究

胡雲翼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巴蜀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張6.125 插頁1 字數145千

1993年10月第一版

199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690冊

ISBN7—80523—562—7/I·221 定價：4.10元

宋詩研究的起點與曲折歷程

—胡雲翼《宋詩研究》重印序

謝桃坊

宋代詩人約有七千餘家，今存作品約二十餘萬首，無論詩人與作品都是唐詩的四倍，因而宋詩是我國一宗巨大的文學遺產。關於宋詩藝術及其價值的認識，自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提出批評以來，即存在很大的爭議。爭議的焦點是唐詩與宋詩優劣之評價，而歷時之漫長與雙方的壁壘森嚴，都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非常值得探究的現象。近年齊治平探究了這段史實後說：“論詩之士，好尚不同，各持所見，而唐宋詩之爭以起，自南宋以迄近代，歷時八百年之久，實文學批評史上一大公案，學詩談藝者不容不注意及此也。”①由於宋詩的卷帙浩繁，詩人與詩派衆多，使我們對它的瞭解與認識頗感困難。如果缺乏關於它的基本的瞭解與認識而妄自去評價，這若出自一般的文學愛好者固無可厚非，若出自學者與專家則是治學態度的不謹嚴了。

胡雲翼先生的《宋詩研究》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以白話的敘述方式，全面而系統地論述宋詩的專著，一九三五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胡先生的這部著作應是我國研究宋詩的第一部專著。巴

蜀書社於一九八九年重印了胡先生的《宋詞研究》之後，現在又重印了《宋詩研究》，遂使現代的宋代文學研究中的兩部重要學術專著成為合璧。《宋詩研究》的初版距現在已經半個世紀多了，甚不易見到，而且我國近幾十年內除了一九三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梁崑的《宋詩派別論》而外，迄今尚無新的這類著述問世；以致某些古典文學研究者竟誤以為一九六二年日本巖波書店出版吉川幸次郎的《宋詩概論》為第一部系統的全面的論述宋詩的專著了。中國的學術事業在最近半個世紀裏發生了重大變化，學術水平大大提高了。當我們在學術上回顧時，不難發現某些著作不僅未因物換星移而失去學術生命，而且還閃爍着不可掩沒的光輝。它們所體現的作者的執着的學術追求，猶令我們感佩不已。

中國現代新文學運動之初，胡適曾受到宋詩的啟發而提出“詩國革命”的主張。他後來追憶一九一五年對中國文學的認識時說：

我認定了中國詩史上的趨勢，由唐詩變到宋詩，無甚玄妙，只是作詩更近於作文，更近於說話。近世詩人喜歡做宋詩，其實他們不明白宋詩的長處在那兒。宋朝的大詩人的絕大貢獻，只在打破了六朝以來的聲律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於說話的詩體。我那時的主張頗受了讀宋詩的影響，所以說“要須作詩如作文”，又反對“琢鏤粉飾”的詩。^②

他以為彷彿認識了中國文學的性質，逐漸形成了白話文學史的觀念。這無疑引起了新派學者們研究宋詩的興趣。胡雲翼在新文化思想的鼓舞下，以新的觀念和方法研究宋詞和唐詩，這之後轉而研究宋詩。他可以在相互的比較中發現宋詩的價值與缺陷，從而作出頗為深刻而客觀的評價。

《宋詩研究》在論述的結構方面是新穎而合理的。著者對宋詩作了宏觀的理論探討之後，按照發展的線索評述各個有影響的宋詩流派，而對兩宋大詩人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均有專章作重點研究，最後分析了宋詩之弊。著者以深厚的文學史修養、敏銳的學術眼光和精闢的藝術判斷，探討了宋詩的許多重大問題。

關於唐宋詩之爭這個歷史公案，胡先生認為：無論贊成宋詩的也好，反對宋詩的也好，他們的評論宋詩，他們的比較唐宋優劣，在批評方法上存在支離破碎與籠統武斷的錯誤，因此所惹起的無謂的糾紛爭論是不會有結果的。若強橫地將兩個異代的文學作優劣的比較，實屬多餘的事；然而可以將唐宋詩的大多數作品進行歸納比較，便可發現它們之間的異質。這樣比較之後，會發現唐詩裏許多偉大的獨具特色在宋詩裏消失了，如宋詩消失了唐代那種悲壯的邊塞派的作風，那種感傷的社會派的作風，那種哀怨的閨怨宮怨詩的作風，那種纏綿活潑的情詩的作風。宋詩似乎缺乏狂熱的情調，常常給我們看着一個冷靜的模樣，沒有一點青春時期的活潑浪漫氣。這並非因為宋人的文學才華不及唐人，或宋人的情感不及唐人的豐富，而是詩的時代已經過去。宋詩在發展已盡的詩體裏討生活，難能有新的貢獻，但他們在困難中努力掙扎，居然能在一部有聲有色的文學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關於宋詩的特色，胡先生認為：宋代昇平優裕的政治環境、理學居於優勢的學術環境、詩詞分途發展的文壇風氣，這所構成的惡劣環境非常不利於宋詩的發展。宋代詩人在創造方面雖然沒有唐代詩人的偉大，但在詩的研究方面却比唐人深刻和進步多了。宋詩在表現技巧方面特別整練規矩，描寫細緻，特別閒淡；宋詩

開闢的詩境，有一種充滿畫意的詩特別發達，而且非常精美。這兩點應是宋詩的特色。

關於宋詩的發展過程，胡先生不贊成對宋詩進行分期。他認為宋詩既然不能明顯地劃分幾個時期。則只能依時代的次序，將各種流派變遷的脈絡、各派的領袖與作者、各派的特色與作風，以及作品內容的分析，系統地加以分別的研究。前人將宋詩派別分為西崑體、晚唐體、白體、唐體、元祐體、江西派、理學派、永嘉派、江湖派，或以個人區別為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王荊公體、邵康節體、陳簡齋體、楊誠齋體，甚為紛繁。胡先生以為成立一個詩派，至少雖有共同的師法，並須有共同的目的及主張方才算數，因此，宋詩中真正符合詩派原則，有勢力和羣衆的詩派，只有西崑派、江西派、理學派和反江西派。宋代的大詩人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范成大、楊萬里，都是有創造性的詩人，他們並不屬於某一詩派，而對宋詩特色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關於宋詩之弊，胡先生指出：宋人模擬唐詩，把全部的宋詩都拋入唐詩的圈套裏面，削弱了宋詩的生命；宋人把詩話當作經典，而宋詩便入了魔域，其着力處亦全在於韻語、對仗、用字、煉句之研究，束縛了詩人創作的自由；宋詩派別很多，它們恪守呆板的師法，互相標榜求榮，排斥異己，實是詩壇墮落的表現。由於這些弊病，終於使宋詩不能得到最大的進步，降低了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關於詩派與詩人的批評，胡先生評西崑體說：它專講詩歌外形上的藝術，而忽視詩的內容；如果我們承認詩歌裏面也有唯美一派，那麼西崑體的詩也不能說沒有一方面的成功。北宋詩壇如果

沒有歐陽修，決不能廓清西崑體的殘餘勢力。王安石以己意出詩，創造了“王荊公體”，但他是個孤立無援的詩人，影響甚微。開闢宋詩的新園地，不讓它永遠依附唐人籬下，這便是蘇軾唯一值得謳歌的偉大之處；沒有蘇軾，絕不能造成宋詩的新生命。黃庭堅詩裏面的創造性沒有蘇軾強烈，因為他本不是天才超絕的作家；其詩專憑學力養成，學“生澀瘦硬，奇僻拗拙”，而且以此造成一派特色，雖然是對西崑體的反動，却未免矯枉過正了。江西詩派詩人的籍貫不同，師法不同，詩歌風格不同，文譽不同，因而不配說是詩派，更不配說是江西詩派。陸游替南宋詩壇增加了不少的光焰，其詩之偉大是在於有新生命的表現，所開拓的是合拍那時代社會背景而起反應的愛國文藝。范成大的偉大價值，完全建設在他的田園詩上面，其描寫是注意細密地去表現田園的物觀性，富於寫實主義的精神。楊萬里的偉大從其自創詩體——誠齋體裏面表現出來，只有他在兩宋詩壇裏配說是白話詩人，也就值得我們矜貴了。胡先生將理學詩派、四靈詩人和江湖詩派都歸入反江西派詩人之中，而且以為若就江湖派本身的意義說，在宋詩裏面實在沒有什麼價值和地位。晚宋詩人受了外來民族壓迫的刺激，激動了詩人的血和淚，才呈露出一種激越悲壯的空氣，替晚宋詩壇罩上一層異彩。

以上論點，雖然其中個別的略有偏頗，但合觀而言則自成一關於宋詩的理論系統，在認識上達到了相當的深度，而且學術個性是非常鮮明。這應是現代研究宋詩的一個光輝的起點。宋詩的命運真是不幸，它難以超越唐詩的成就，在唐宋詩之爭中備受指摘貶抑，尤其是在現代關於它的研究有了良好的開端之後，不幸又開始了一個曲折的歷程。這主要是由於有三位在文學或政治方

面有巨大影響的人物發表了對宋詩的看法。雖然他們都并未認真研究過宋詩，但他們的意見却奇怪地具有某種權威的性質。

從三十至七十年代對宋詩的否定，再度掀起了唐宋詩之爭。這次以否定的一方居於絕對優勢，然亦如胡雲翼談到歷史的情形一樣：“還是不曾有絲毫結果，分不出一個唐詩宋詩的優劣來。可是宋詩却格外的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和研究了。”如何對待這個令人困惑的學術問題，我以為朱自清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朱自清先後在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講授宋詩。他在一九四二年著的《經典常談》裏曾說：

自來論詩的對於唐以前的五言古詩，大概推尊，以為是詩的正宗，唐以後的五言古詩，却說是變格，價值差些，可還是詩。……七言歌行及近體成立於唐代，却只能以唐代為正宗；宋詩議論多，又一味刻劃，多用俗語，拗折聲調。他們說這只是押韻的文，不是詩。但是推尊宋詩的却以為天下事物窮則變，變則通，詩也是如此。變是創新，是增擴，也就是進步。……詩體正變說起於宋代，唐宋分界說起於明代；其實，歷代詩各有勝場，也各有短處，只要知道新、變，便是進步，這些爭論都是不成問題的。⑥

所以若就新變而言，宋人一反唐人規律就意味着創新，而唐以後也不乏好詩了。這樣來看中國詩歌的發展是較為客觀而符合實際情形的。然而中國詩歌的發展又如胡雲翼所說：“宋代已經不是詩的時代了，但是却不能說沒有宋詩。”這個問題十分複雜，絕非純文學的範圍內所能解決的，而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它體現了文化範式的規律。任何特定的文化系統內，由某種文化要素或文化特性的聚合而形成了範式。它根據一定的前提形成，受着自

身發展原則的支配。各種意識形態發展到某個特定階段而達到相對的完善狀態，已充分表現出內在潛力而臻於極限，這時就形成了範式，具有了典範的意義。因此，常見這樣的文化現象，如美國現代文化學家懷特所說：

在範式完成以前和以後工作的人們較少——通常極少——贏得榮譽的機會。那些由於偶然的降生而使他們處於金字塔斜面上的人們沒有機會去贏得授予那些偶然降生在金字塔頂端的人們的成功和名聲。……在文化範式的頂峰期後出生的人們，也沒有獲得榮譽的機遇——除非是舊範式的破壞者和新範式的創立者。^④

中國詩歌的發展自漢魏五言詩和七言詩興起以來，經六朝時期對聲律的試用，在唐代終於以近體詩的完善成熟而達於藝術的峰巔，建立了詩歌的範式。宋代詩人的不幸，是他們生不逢時，未能生活在範式建立之際，因而雖然作了艱苦努力，終難以獲得榮譽。兩宋的大詩人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范成大、楊萬里，他們以創造的天才在某些方面對唐代詩歌範式自覺地進行破壞，有所創新，為宋詩爭得了一些榮譽；然而宋詩的成就終不如唐詩所具的範式意義。宋代詩人是在金字塔後的斜面上，如胡雲翼所說：“在唐詩裏面許多偉大的獨具特色，在宋詩裏面却消失掉了。”這是歷史的真實。

進入八十年代以來，由於“宋人一反唐人規律”之爭辯，也因長期對宋詩的冷落與貶抑，學術界意識到宋詩尚是一個待開發的沃土，有必要去認識它的本來面目和藝術價值，於是掀起了研究的熱潮。有的學者試圖首先對宋詩進行分期，所擬構的幾種方案均未落實。關於宋詩特色的認識，如說它以文字為詩，以文為

詩，以議論爲詩，點鐵成金，等等，這顯然尚停留於南宋嚴羽的認識水平。在比較唐宋詩時，如說大抵唐詩善據情，以韻味勝，宋詩工言理，以意趣勝；唐詩較深厚，宋詩工委曲，唐詩以氣魄雄渾勝，宋詩以態度閑遠勝。這些關於宋詩的宏觀認識，比較而言，實未超過胡雲翼所達到的學術水平。許多宋詩的研究者感到尚須作個別的具體的分析研究之後，才可能進行科學的概括與宏觀的探討，因而着重去探討宋詩的個別特點，具體研究流派和重要詩人，整理文獻資料。關於宋詩個別特點的認識，如從詩歌語言形式變化的歷史去發現自宋詩到白話詩的演變規律，從陶淵明和杜甫的典範意義看宋詩的審美意識，從宋人的平澹詩觀去探索宋詩的特殊指向與意蘊，從禪宗對宋人的影響而尋找宋詩與禪宗的關係，或從以俗爲雅的文化背景來看宋詩的藝術特點。關於詩派的研究方面，重新評價了西崑詩派，認真考察和分析了江西詩派的歷史與理論，初步探索了四靈詩的特點，對江湖詩派做了大量的考證並進入全面而深刻的研究。關於宋代詩人楊億、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劉克莊、朱熹、文天祥、汪元量等，均有細緻深入的專題研究。這些具體的專題研究，都超過了以往的學術水平，表明我國學術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全宋文》和《全宋詩》正在編纂整理和陸續出版，《宋詩鈔》以及許多宋人詩集也經整理或重印，各種宋詩選注本也大量印行而深受廣大讀者歡迎。這些都是近十年宋詩研究取得的成就，從一個方面體現了我國學術事業的繁榮昌盛。

我國新時期雖然在宋詩的研究與文獻整理方面有顯著成績，然而遺憾的是尚未出現一種全面的系統的論述宋詩的專著。這樣

的專著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出現，并能體現我們時代的理論水平。因此，在目前新的宋詩專著尚未問世之際，胡雲翼五十多年前的《宋詩研究》仍有不可取代的意義。巴蜀書社將它重印，不僅因其有開啟山林之功，主要是它還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有助於廣大讀者全面系統地認識宋詩，亦可供研究者作參考。《宋詩研究》從初版到重印，經過了現代的研究起點和發展的曲折歷程。從近十年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趨勢來看，宋詩的研究即將進入宏觀的綜合，會在更高的認識層次上出現一個新的起點，而這部《宋詩研究》的重印恰像前進途中的一座里程碑。

一九八九年巴蜀書社重印胡先生《宋詞研究》時，胡先生的學生蔣哲倫教授建議由我寫一篇序言。我當時恰好在撰述《中國詞學史》，將現代重要詞學家胡雲翼作專節評介，因而樂意接受了。這次又為重印《宋詩研究》作序，則是胡先生之夫人許映如師母的提議，我惟恭敬從命。我主要從事宋詞研究，對於宋詩略有涉獵而已，曾甚感研究宋詩的困難之多，比如要將北宋四大詩人和南宋三大詩人的作品通讀一遍已非易事，何遑更言詳閱注釋與考究版本；若再進而探索各詩派之理論與源流，則更加困難重重了。如果我們沒有作這些基礎的工作，而去概括宋詩的藝術特點，進行分期，評論唐宋詩之優劣，這絕非科學的研究方法。我也曾萌動過研究宋詩的願望，而且預期在這開拓性的研究中能有可喜的收穫；所以一九八四年試從最富宋詩特色的蘇詩入手，完成了《蘇軾詩研究》，一九八七年由巴蜀書社支持出版。此後曾計劃研究南宋三大詩人，而終因詞學史的寫作而放棄了。當我作此文時，重讀了胡先生原著，獲益匪淺，不免回顧了數十年來宋詩研究的歷程，其中自有可啟人深思者。近年來，總想有機會談

談我對宋詩的看法，然却不願以嚴肅的論文表述。序言這種方式是較為自由的，因而可以表述個人的感受或不够成熟的意見，而且是可以得到讀者諒解的。

本世紀二十年代，湖北武昌師範大學中文系學生胡雲翼、劉大杰、賀揚靈，在文學和學術方面展示出卓越的才華。他們的作品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因而被譽為“武漢三才子”。胡先生一生的學術成就主要在詞學方面，是我國現代重要的詞學家^⑥，然而他對詩學和中國文學史的造詣亦是極深的。先生著有《中國文學概論》（上海啟智書局，一九二五年）、《中國文學史》（上海北新書局，一九三七年）、《唐代的戰爭文學》（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七年）、《唐詩研究》（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先生晚年尤重宋詩的研究，有關於蘇軾等論述的手稿，可惜都在文化大革命中佚散了。先生喜愛作舊體詩，尤長於作七絕。其詩集《廢筆吟》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刊行，扉頁有自題辭云：

憎命文章破落家，慣携風月作生涯。

油油田野皆禾黍，悔種江南無菓花。

他晚年的命運不幸，一九六五年於上海含恨去世。但他在學術園地裏辛勤所種的并非無果之花，而是結為纍纍碩果了。現在胡先生的著作逐漸得以重印與新編問世，這表明人們并未忘記他為中國學術事業所作的貢獻。作為一位學者，胡先生在天之靈是應感到欣慰的。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七日於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附 注

①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第二頁，岳麓書社，一九八四年版。

②引自《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第二〇四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③見《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第七〇一至七〇二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④〔美〕懷特：《文化科學——人和文明的研究》第二〇四頁，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⑤關於胡雲翼生平事蹟及詞學成就，詳見《宋詞研究》重印序，巴蜀書社，一九八九年版。

目 錄

宋詩研究的起點與曲折歷程·····	謝桃坊 1
-------------------	-------

上篇

第一章 唐詩與宋詩·····	1
第二章 宋詩的背景及其特色·····	9
第三章 宋詩的發達及其派別·····	16
第四章 宋詩的西崑時期·····	20
第五章 宋詩的革新運動·····	24
第六章 北宋詩壇的四大權威（一）歐陽修·····	32
第七章 北宋詩壇的四大權威（二）王安石·····	38
第八章 北宋詩壇的四大權威（三）蘇軾·····	46
第九章 蘇門的詩人·····	56
第十章 北宋詩壇的四大權威（四）黃庭堅·····	60
第十一章 江西詩派·····	67
第十二章 北宋詩人補誌·····	77

下篇

第十三章 南渡的詩壇·····	98
第十四章 愛國詩人陸游·····	103

第十五章	田園詩人范成大	114
第十六章	白話詩人楊萬里	120
第十七章	反江西派的詩人	128
第十八章	晚宋詩壇	137
第十九章	宋詩之弊	141
第二十章	南宋詩人補誌	145
跋		177
後記		178

上 篇

第一章 唐詩與宋詩

葉燮《原詩》裏面有一段記載：

自不讀唐詩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罵。

由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知道，宋詩到了明代完全失卻號召詩壇的權威了，而且被一般詩人賤視糟蹋了。其實尊唐抑宋之說，還不始於明代的詩人，宋人已然。如《滄浪詩話》的作者嚴羽便極力攻擊宋詩的氣象不及唐詩。他說：“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劉克莊則指斥宋詩爲文之有韻者，他說：“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尚理致，或負才力，或逞辨博，要皆文之有韻者爾，非古人之詩也。”（《對牀夜話》）

宋人自己還這樣糟蹋自己的詩，因此後來的文人更肆意的加宋詩以抨擊了：

何景明《與李夢陽書》：“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疏鹵。”

楊慎《升菴詩話》：“宋詩信不及唐”；“唐詩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詩人主理，去《三百篇》遠。”

薛雪《一瓢詩話》：“宋詩似文，與唐人較遠；元詩似詞，與唐人較近。”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唐人作詩，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說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說好，故不相入。”

自從明代李夢陽、何景明那些復古派的健將提倡“詩必盛唐”以後，把宋詩的意義一筆勾消，把宋詩的地位丟到垃圾桶裏面去了。那些反對何李一派的人，看了這種武斷的驕橫的議論，自然忍無可忍，自然要起來主持公道，痛駁那一般高視闊步的復古派的主張：

都穆《南濠詩話》：“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劉後村云：‘宋詩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真無愧色者也。元詩稱大家，必曰虞、楊、范、揭。以四子而視宋，特太山之卷石耳。方正學詩云：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又云：‘天歷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非具正法眼者，烏能道此。”

葉燮《原詩》：“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黜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